



百家笔会

新繁东湖与海口五公祠的玄机

石维明

许多年前,我在成都市新都县新繁镇东湖参加了一期“团干”培训班。东湖公园内,梅、桂、桃、李、柏、榕、紫薇、桢楠、国槐、女贞、紫荆、苏铁等树木茂密,绿荫如盖。竹林围绕的露天茶社,竹桌、竹椅,盖碗茶飘香。知识抢答赛在东湖梅园进行。设置巧妙的抢答题让我们了解了新繁的来龙去脉。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置蜀郡于成都,下设有新都县和繁县。北周正式改繁县为新繁县。1949年后,新繁县隶属四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1965年7月,新繁县并入新都县,原新繁县城繁江镇改为新都县新繁镇。当年给我留下印象的,既有餐桌上的新繁泡菜、新繁叶儿耙,也有东湖里略显斑驳的古迹“怀李堂”,还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团干们的脸庞。

分别时相约再游东湖,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去年我到海口出差,因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踪迹,再度和新繁东湖发生了联系。从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口,顺着流芳路斜坡缓缓走下去,就是海南“贬谪文化”的发祥地——五公祠的北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纪念唐、宋时期被贬谪来海南的唐朝宰相、卫国公李德裕,宋朝宰相、忠定公李纲,宋朝宰相、忠简公赵鼎,宋朝大学士、庄简公李光,宋朝大学士、忠简公胡铨,雷琼道台朱采主持建“海南第一楼”五公祠,同时对北侧的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苏公祠、观稼亭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改“观稼亭”为“观稼堂”。“观稼亭”原为纪念苏东坡指蜀

双泉、造福桑梓乡里而建,“观稼”二字寓意为“观浑泉泉水旺盛,灌溉金穗千亩”。我在五公祠内流连,偶遇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桐。彭桐说,“五公之首李德裕,唐代可是在你们成都府新繁县当过县令哦。新繁东湖就是他开凿的。”我略微吃了一惊,决定认真认识一下李德裕,先欣赏五公祠,回四川后再访新繁东湖。“五公祠”楼顶,高悬着朱采题写的“海南第一楼”匾额。正门楹联为赵朴初题——“五公英烈气;千古海南潮”。正门外侧有四川诗人沙河题写楹联:“唐宋几完人,倘非迁谪南来,海外安知贤宰辅;沧溟无断脉,何必翱翔北学,楼中自有大儒师。”楼内大厅挂“安国危身”匾额,供奉五公神位。大厅楹柱上,有清朝广东学使徐祺撰联:“于东坡外,有此五贤,自唐宋迄今,公道千秋垂定论;处南海中,别有一郡,望烟云所聚,天涯万里见孤忠。”有琼崖道尹朱为潮撰联:“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五公祠为楼阁歇山顶两层建筑,高12.26米。为何12.26米就称“海南第一楼”?经询问,得知五公祠当时确是海南最高楼:登楼远眺,琼州尽收眼底,海天一色的景致一览无余;这里供奉的五位历史名臣高风亮节的品德堪称华夏第一。五公祠前,南洋杉、凤凰木、细枝龙血树、鸡蛋花、荔枝、琴叶榕、苹婆树簇拥着五位历史名臣的石刻雕像。唐代政治家李德裕(787年—850年),字文饶,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曾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节度使、太尉,封“卫国公”,两度为

相,历任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为国家社稷呕心沥血。太和四年(830年)秋,李德裕受排挤离开长安,出任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令、管内观察处置使、西山八国云南招抚使。唐宣宗继位后,忌憚李德裕位高权重,加上党同伐异,大中元年(847年)贬李德裕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再贬为崖州(今海口东南)司户参军。大中四年(850年),63岁的李德裕病逝于崖州,壮志未酬。李商隐在为《会昌一品集》作序时将其誉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历代被贬海南岛的官员近百名,为何“独尊五公”呢?史料记载,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张之洞率督天佑、辜鸿铭等测绘员从广州乘轮船视察琼州,在琼州下两道指示:令雷琼道台朱采修建炮台,并亲自选择了秀英炮台位置;令朱采修建“海南第一楼”五公祠。之所以将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这“五公”作为祭奠对象,其背景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国土,“五公”在历史上均是响亮的“主战派”,反对议和、割地。张之洞希望通过高举英雄旗帜,振奋民族精神,强化卫疆热情,激励奋发图强。海南建省后,于1994年11月将五公祠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代散文家杨朔曾经在此挥毫泼墨《细雨五公祠》:“当年漫说烟瘴地,唐宋流风古自多,细雨五公祠上望,东坡诗影暮娉娉。”我在五公祠伫立良久,深沉的敬畏之情不断在脑海中弥漫。从海口回成都次日,我就来到了久违的新繁东湖。东湖核心“怀李堂”,门厅上刻有清赵照撰写的赞颂李德裕的楹联:“千古乡风繁县好,万花湖水相公游。”“怀李堂”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清同治年间,平房青瓦,典雅、肃穆。“怀李堂”前那尊李德裕塑像与海口五公祠前的李德裕塑像极为相似,李德裕目光如炬,凝视远方,一样的三米多高,一样的威武,又带有一丝惆怅。历经坎坷的李德裕,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出任检校兵部尚书、成

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令、管内观察处置使、西山八国云南招抚使。此后几年,蜀地新繁县、松州(今阿坝州松潘)、薛城(今阿坝州理县),演绎了李德裕“镇危疆,保境安民”新政。李德裕坐镇新繁不久,就组织开凿湖泊,并引入青白江之水。因选址在原县署之东,故称东湖。五代十国时孙光宪著《北梦琐言》记载:“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算来,东湖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早于大名鼎鼎的苏州沧浪亭500年。唐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被朝廷调离西川。唐宣宗时,李德裕被一贬再贬,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在崖州(今海口东南)司户参军任上病逝。东湖历代皆由县府管理,逐步成为纪念名相廉吏乡贤的处所。历代文人雅士在此游历唱和,东湖声名远扬。站在“怀李堂”前,思绪万千。卫国公李德裕从新繁到崖州,演绎了从壮年到暮年的心路历程。我从崖州“追踪”李德裕到新繁,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心灵洗礼。

顺着石阶,上了东湖北界的古城墙。此城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修。城墙上建有1930年的“观稼亭”,此系官员关心农事、查看庄稼生长和春秋秋收而建,向北可见田畴沃野。后改名“知稼亭”,意在体现“应知稼穡维艰”的悯农思想。见此“知稼亭”,我立即想起了海口五公祠的“观稼堂”,他们最初的名称都是“观稼亭”。新繁东湖——海口五公祠,由于有了李德裕,冥冥之中一线牵!天气晴朗时,站在城楼“望雪楼”,可远眺西岭雪山皑皑白雪。“望雪楼”有典故:一说为,杜甫当年登斯楼而触发“窗含西岭千秋雪”之灵感;一说为,一代才女薛涛和李德裕那段波澜起伏的轶事——公元833年,李德裕离蜀前,伫立“望雪楼”,默念“望薛楼”……肃穆的东湖,颇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味。我忽然想到,古朴的新繁,虽然有一个“繁”字,却更像一位阅尽世事、心怀宁静的隐者。就这一点说,和晚年的卫国公李德裕很相似!

天涯诗海

早春的湖畔

(外一首)

侯朝晖

三三两两游人,脱下臃肿的冬装

披一身,柔和、明黄的阳光在湖畔,漫步。寻觅春天

一群冬泳爱好者,纷纷扑向湖的怀抱。用肌肤感受湖水的体温

婆婆纳,给泥土穿上绿色的新衣。一朵朵蓝色小花

不知名的鸟儿用婉转、清脆的滑音擦拭白色的云朵、蓝色的天空

吹响,春天的序曲

春之舞

天空,拉开蓝色帷幔河滩,铺上淡绿色地毯

宛若,一朵绽放的梅以梦为马。在春天辽阔的舞台上,舒展妙曼的身姿,舞动诗情、活力和梦想

香椿树

刘希

春天里的香椿树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少年想做村口第一棵开满鲜花的树

像桃花一样粉也可以像杏花一样白或者就像一棵老李子树花香四溢 让所有蜜蜂都迷恋

桃花妖妖杏花灼灼香椿树攒足了力气冒出一缕缕新芽

温柔的眼眸掠过每一枚叶片

无法阻挡长满老茧的手香椿芽落地的刹那梦想便支离破碎

沉默不语期待从那一刻落空香椿树站成一个战士在风雨里挺起头

孤独的旅人站在岁月的渡口梦里全是故乡的小屋香椿芽的香



▲ 新繁东湖公园内建有李德裕塑像及怀李堂。(方志/图)

万家灯火

中国红

张凌云

小的,圆的,方的,零零星星,排列成行。一直以来,我总以为红灯笼最具象征意味。不管风霜雨雪,还是萧瑟严冬,只要一盞红灯笼立在前方,整个视线就会被点燃,整个季节就会被感染,那不是个简单的物语,而是一颗火热的红心,里面盛装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豪迈与激情。

红是一副工整的对联。自蜀主孟昶欣然题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后,对联就成了国人祈福许愿、道贺吉祥的绝妙方式。家和事兴,共享天伦,与时俱进,马到成功,所有的一切,都被浓缩进一条条不大的红色纸块。对联里头,流淌的不仅是翰墨飘香,更是历史,是印记,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文化传承

美食随笔

清粉酸汤

田雪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道出了人们对烟火气的向往。而在我心中,最能抚慰人心的烟火气,莫过于那一锅烩出的清粉酸汤。家乡冬天寒冷而漫长,人们总是期待着一顿热腾腾的饭菜,驱散寒气。清粉酸汤,汤汁浓郁,汤味浓郁,汤色浓艳,便是家乡最具特色的一道菜。

过年时,从哪家飘出清粉酸汤的独特香气,不用说,那肯定是在招待贵客。清粉酸汤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乡下人家生活艰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给家人熬一锅热汤,便将家中的蔬菜用土豆淀粉搅成粉块,烩在一起,加入一些调料,熬成一锅美味的酸汤。在“咕嘟咕嘟”的喝汤声中,若能就个馒头,那简直是人间至味。这道菜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家的味道,温暖了人们的心。

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也常做清粉酸汤,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母亲把肉切块,土豆、豆腐、清粉切片,备一些木耳豆芽。先炒熟葱姜蒜,炒出

香味后,放入土豆和蔬菜,加入适量的水和调料。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煮沸后转中火。炖煮的过程中,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最后,放入醋和清粉,撒上一些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清粉酸汤便大功告成。

那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大快朵颐。那种酸中带辣、鲜美可口的味道,尤其是清粉的滑溜细腻,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日子,也随着清粉酸汤的味道,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如今,我独自在外打拼,每当想念家乡的时候,我便自己做一碗清粉酸汤。那种熟悉的味道,总能瞬间拉近我与家乡的距离,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舌尖上的中国”有句话:“珍贵的美味,常藏于平凡之表”。清粉酸汤正是这样一道藏匿在朴实之中的美味佳肴,它见证了家乡人民的生活变迁,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一碗烩出的人间烟火气,也将一直陪伴着我们。

和精神血脉。

红是一挂漂亮的中国结。那造型别致,曲折环绕的中国结啊,代表的是每个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家园故乡。亲朋好友聚会日,四海一家过大年,纵然有万水千山,也阻不断回家的道路,哪怕在海角天涯,也挡不住对亲人的思念,红红的中国结,就像一座高耸的灯塔,能将无边的夜色照遍,能将无形的阻隔化解,指明人们心中的方向。

红是一身靓丽的衣裳。岁月再艰难,生活再辛苦,逢年过节,也一定要给自己添身新衣裳。尤其是新媳妇、小姑娘,爱穿一身漂亮的红衣,大红、紫红、玫红、粉红,从不同的角度给红色,这种最热烈的色彩增添不同的注解,抒写个性的张扬,

挥洒青春的绽放。

红是一本崭新的台历。新的一年,新的日子,新的心情,新的面貌。一切重新开始,源自那灼灼闪亮的火红。红色的封皮只是外表,内在的行动才更加重要。我们从红色的起点出发,踏着坚实的脚步,走过寒来暑往,走过春华秋实,待到年终岁末,双手已捧起沉甸甸的硕果。

红是一纸飘舞的花钱,红是一颗甜甜的糖果,红是一根放光的蜡烛,红是一张张期待的脸庞……无数关于红的符号,共同组成了中华儿女昂扬向上的进取姿态,共同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鲜明的文化象征,共同组成了一个响彻寰宇的名字——中国红,中国红。

闲庭信步

竹之音

何愿斌

早春时节的山林静寂,鸟鸣声脆如玻璃弹子。我在山中行走,不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沉闷的“咔嚓”声,我知道这是村民在扳竹笋。新笋窝在沙土里,先将笋边土壤刨空,然后手腕用力一掰,粗壮圆滚的竹笋就躺到掌心了。春笋嫩如藕,我也采过几回,脚底板从侧面用力一踩,笋壳顿时歪斜出地面。

仲春时节露水重,滴滴答答的露珠密匝,像时钟的针脚在走。春日竹林发出的,尽是童音、少女之音,清脆悦耳,余韵绕岭。

夏天,竹林茂盛。我曾在向晚时分闯入一座海拔七百米的高山,竹海深处更显幽暗。遮天蔽日的毛竹被高处的大风撼动,竹竿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发出嘎嘎的巨鸟般的惊叫。赶在夜色降临之前,我匆匆下山,驱车而去。高山竹,深如海,给我一次难以磨灭的悸动印象。

寺庙旁边,常常种竹。据说唐代香岩禅僧久不入道,后到山寺隐

修,因砾石击竹发声而顿悟。石子击中翠竹发出的声响,类似于青蛙跃入古池发出的音乐,这些声音演绎成故事,和一些不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笋壳顿时歪斜出地面。

在冬天,翠竹比松和梅要低调得多。它们弯下腰身,承接厚重的积雪,直到雪花和冰凌玩滑梯般坠落,才稍稍喘一口气,重新挺直。竹林滑雪的声音与雪打竹叶的声音完全两样,人们喜欢后者,我也不例外。“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入过中年,贬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迎来人生的又一个冬天,薄衾孤枕难眠,诗人彻夜聆听“竹低不着泥”的雪竹,在寒夜里发出裂帛般的呐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千年前,那位东坡先生之所以能在雨中坦然吟咏,我想,或许是因为那是一片竹林。黄州自古盛产竹,霪霖修竹暂时替他雨水弹挡了一把。

蝴蝶兰

曾洁

早春。阳台上蝴蝶兰植株,从叶腋中抽出长长的花梗。不多久,就开出形如蝴蝶飞舞般的花朵。

蝴蝶兰蛇紫嫣红,婀娜多姿,深受爱花人青睐。素有“兰花皇后”之称的蝴蝶兰,花瓣如蝶之双翼,花蕊似蝶之身躯,唇瓣如蝶之触须,一朵朵,一丛丛,争奇斗艳,千姿百态,蛇紫嫣红,美不胜收。

驻足。如置身花团锦簇的蝴蝶兰花海,仿佛看见一只只栩栩如生、色彩斑斓的彩蝶,栖息在碧绿的枝叶上。春风。徐徐吹来,蝴蝶兰随风摇曳,似翩翩起舞的彩蝶。袅袅婷婷,楚楚动人。散发着沁人心脾、清新隽永的馨香。

蝴蝶兰,是集蝴蝶的灵动斑斓和兰花的幽香淡雅于一身,幻化为大自然的精灵。蝴蝶兰绚丽绽放,似彩蝶展翅欲飞。在碧绿的衬托下,蝴蝶兰更加娇俏可人。花儿美极了,好逗人喜欢啊。蝴蝶兰散发着阵阵清香,令人陶醉至极。